

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

大脑里的档案

[西班牙]卡梅洛·巴拉提那斯 著

杨明江 鲁少宏 译

45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大 脑 里 的 档 案

〔西班牙〕卡梅洛·巴拉提耶斯 著

杨明江 曹少宏 译

责任编辑：袁殿池

装帧设计：姜 录

大脑里的档案

Danao Li de dang an

〔西班牙〕卡梅洛·巴拉提那斯 著

杨明江 鲁少宏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 6/16

字数 130,000

1986年7月第1版

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760

统一书号 10360·58 定价：0.92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雨夜，德高望重的医院院长梅纳因车祸身亡。警方在现场调查中断定梅纳死于谋杀。首都保险公司的青年律师塞萨尔奉命前来调查死因。妇科大夫普列达因作风失于检点，在出事这一天被院长解雇。他怒不可遏，扬言要进行报复。警方在普列达的汽车中又发现了带有梅纳血迹的妇女杂志和手套。过去，梅纳的妻子安帕萝曾多次瞒着丈夫去找普列达治疗不孕症。普列达以重要嫌疑犯被捕，安帕萝也精神失常。塞萨尔在办案中发现副院长奥利瓦与本案有牵连。在去传讯他时发现桌上留下了打字稿遗书，已自杀身亡。他承认自己与安帕萝有私情，梅纳系他所害，并有意嫁祸于普列达。塞萨尔对遗书产生怀疑。一天夜里，他与侦探长守候在医院门口，他们突然看见梅纳死而复生，正准备潜逃。探长立即逮捕了这个真正的凶手，他那只持枪的手不觉颤抖起来……

人 物 介 绍

贝尔纳多·阿兰斯：圣·塞布里安医院的外科大夫

亚森松·艾斯布鲁(阿松)：女护士

孔德·莫尔拉：首都保险公司桑坦德分公司律师

多明戈斯·加洛：圣·塞布里安医院的守夜人

玛丽亚诺·埃斯克瓦斯：药剂师

安东尼奥·埃斯杜奇：首都保险公司桑坦德分公司经理

弗拉德斯·塞萨尔：首都保险公司律师

伊万涅斯：犯罪调查局侦探

特奥多·詹金斯：西班牙首都保险公司经理，英国人

恩立克·莱阿尔：大夫

玛丽娜·罗伯斯·圣·何塞：一个浪荡女人

弗朗西斯科·梅纳：外科大夫，圣·塞布里安医院院长
和经纪人

加西亚·恩西索·米拉格罗斯：女护士

海梅·奥利瓦：圣·塞布里安医院副院长及另一经纪人

曼努埃尔·普列达：妇科大夫

赫尔曼：病人

罗伊格·安帕萝：梅纳大夫的妻子

何塞弗娜·路易丝：护士长

伊格纳亚奥·比利亚努埃瓦：犯罪调查局侦探

两天大雨之后圣·塞布里安医院

星期五 九月二十六日

(一)

那间小小的空房子，本来是用来作化验室的，后来由于条件不完善而作罢。医院的女护士们，早已把这小小的六平方米空间变成了值班时进行秘密聚会的场所。房中放置的煤气炉可以迅速烧一壶香喷喷的咖啡，使得这忙里偷闲的几分钟喘息，过得更舒适更愉快些。

两个身穿斑渍白外衣的女护士，正热烈地谈论着一家意大利咖啡馆的音乐，以此来度过这个无聊的时刻。医院的上司对这种情况并非不知，但是只要不超过某种限度，还是不过问的。

那位嗓门很高，小巧玲珑，皮肤微黄的姑娘，讲话时好象附有魔力一般，使得对方那个高挑的，相貌平常的女护士听入了神。

“简直是个美妙的下午，真是妙极了。堂·弗朗西斯科象要把全部家当都抛出窗外一样。我的上帝，他该化费了多少钱啊！”

她在谈论堂·弗朗西斯科的生日聚会：“八个人整整吃了一个下午呀！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可是堂·弗朗西斯科还给大家鼓劲。阿兰斯大夫讲了些极其可笑的俏皮话，大家后来又唱

歌……我第二天整整一天嗓子都是哑的。一切都太美妙了！我们晚上十点钟才回到桑坦德。”

壶嘴的突突声填补了这番话后的一阵沉寂，阿松这才如梦初醒。

“我没能去，该多遗憾啊！米拉格罗斯，”阿松的两眼流露出急切的神情问道：“堂·弗朗西斯科说我什么了吗？”

“嗯，我想他是说了。他很遗憾值班护士不能参加这个聚会，另外还有正在度假的艾斯布鲁小姐。”米拉格罗斯突然露出一副沉思的姿态，“他唯一没提到的人，是普列达大夫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阿松便显得十分激动：他们之间怎么了？一定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了，我听说他要离开医院。”

米拉格罗斯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：“嗯，我想就是明天，他就要走了。尽管表面上他自己提出了辞职，但是许多风言风语都说并非如此。他们说是堂·弗朗西斯科把他辞退了。”

“上司们把这事搞得很谨慎，更恰当地说是很神秘。”阿松低声说，“开了好多次会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内容。所有的人都感觉到，这后面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。”

米拉格罗斯怔怔地盯着咖啡杯的杯底：“我不相信堂·曼努埃尔·普列达会离开圣·塞布里安医院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，而且在这儿工作了很多年……”

“堂·弗朗西斯科把他辞掉是对的，普列达大夫是个家庭的败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私生活。他同他的妻子分手了，总是缠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……，他是个追逐女人

的能手，而且还酗酒。常常可以看见他同一些形迹可疑或醉意朦胧的女人在一起。我毫不怀疑他是因此而被辞掉的。”

“可这是不公平的！”小护士愤怒地说，“他的职业生活同他的私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在诊所里，他的举止从来是无可指责的！”

阿松向女伴靠近了一些，带着诡秘的样子悄悄说道：“安娜告诉我，传出了流言蜚语，说他在医院里面干了点什么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米拉格罗斯表示怀疑，“如果真是辞退了他的话，我仍然认为这个决定不公平。我确信，他们赶走普列达，只是因为他是普列达而已。要是换了另一个没有这类丑闻的人，他们在采取这样的决定时就会考虑再三了，这样做无疑会十分有害于他的事业。”

阿松被她的热烈的辩护搞得有些顶不住了。

“那么说，你认为弗朗西斯科错了吗？”她挑衅地问。

“对，我认为是这样。弗朗西斯科是一个杰出的人。作为一个外科大夫，他是很高明的，而且还具有一切美德。尽管说出来你会觉得荒谬，这却是他唯一的缺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他是透过仁慈的薄纱来看待一切的，这会把事情的原样改变。有的时候，他会很难理解那些远不如他的人的缺点。第二，这使得我们盲目的认为他总是完美和正确的，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感谢上帝，弗朗西斯科同一切人一样，也会有错的时候。我相信他在对待普列达大夫的问题上正是这样。”

阿松被女伴老练而又精辟的论述压倒。她勉强作出一副笑容，做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：“不谈这个了。告诉我，你同恩立克的事怎么样了。他怎么没有陪你参加弗朗西斯科的生日聚会呢？”

“他上次没有陪我去，今后也永远不会陪我到任何地方去了。”米拉格罗斯的声调冷若冰霜，“在诊所以外，我从来见不到他，而在……在诊所以内，他除了路易丝小姐以外，眼里没有任何人……这条毒蛇……”米拉格罗斯的双眼露出一种与她二十一岁的年龄很不相称的神色。

“亲爱的，你对阿芭苔莎^①吃醋了吧？”阿松为自己击败了对方面而得意起来，“应该承认，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但是已三十多岁了，而恩立克只有二十七岁，将是可笑的一对……”

“她象一条引诱小鸟的蛇一样引诱他，而且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因为她是个很坏的女人，很坏……她流露出仇恨来，‘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，好多年前弗朗西斯科与她竟然是未婚夫妇！天哪，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！’”

阿松开始同情起她来了：“但是人们都说她仍然一直在爱他，还断定她所以整天愁容满面，是因为她得同她的无望的爱人朝夕相处。”

她们的话没有说完，小房间响起了敲门声，接着出现了一位令人倾倒的美貌的女郎。这正是她俩正在议论的何塞弗娜·路易丝，圣·塞布里安医院的护士长，外号叫做阿芭苔

^①阿芭苔莎意如修女，是护士长路易丝的绰号。——译注

莎。她身材苗条，就象一个埃及女郎，但那玲珑的身躯里散发着一股永恒的魅力，并且每时每刻都随着她的动作散发出来。即使是裹在白色的外衣里，她那优美的线条也一丝不露地显现出来。一张雕刻得十分精美的脸庞，衬出她那张大而诱人的嘴唇，一个小巧的笔直的鼻子。她的眼睛是冷灰色的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颜色。然而，这些再理想不过的线条汇合起来却给人一种严峻的感觉。

“如果我妨碍你们，只要说一声，我就出去。”

这种似是而非的问候，声调并不高。或许，也象她的眼睛一样，是没有语调的。

阿松顿时被她那种超人的神态威慑住了，米拉格罗斯则咬着嘴唇，把还没喝完的咖啡壶收了起来。

阿芭芭莎那没有顿挫的语调仍在继续说着：“129 房间的病人希望阿松小姐能去给他测测体温，这是应该在下午八点应做的事。现在已经是九点差二十分，我可以问一声吗？阿松小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呢？”

阿松是那样响地咽了口唾沫作为回答，好象她的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。

至于你，加西亚小姐，半小时前阿兰斯大夫不是要你去实验室找一些血型化验单吗？或许你暗地里在期待着我亲自去拿吧？”

两位女护士迅速而无声地走出了房间。从门把手那儿又传来了何塞弗娜的声音，这是用的是一副讥讽腔调。

“哎！加西亚小姐，我还要请求您，下次您再坐着的时候，要比刚才那会儿更加留神自己的裙子。以那种毫不害臊

的方式显露自己的大腿，这可不是一个护士的本分，”这几句话，她讲得非常快，“请你们做完工作以后，到梅纳大夫那儿去一下。他告诉我，他在走之前需要见见你们。”

走到一楼的楼梯拐弯处，阿松深为悔恨地望着女伴。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，不过那张嘴仍然紧闭着，牙床咬得紧紧的，象是要用颌骨把脸颊上细嫩的皮肤绷裂一般。

“啊，米拉格罗斯！……我觉得……我觉得你说得有理。她真是个好女人，非常坏。她没有任何权利跟你说这个……”

米拉格罗斯擦干了眼泪，不过没有发表任何评论。

(二)

医药和外科硕士贝尔纳多·阿兰斯每每提到自己时，常常这样说，长着九十公斤重的大块头和一米八〇的个头儿，还能有撑在两个叫作腿的粗柱上到处挪动的本事，这只有大自然才能创造出这种奇迹。

他那开朗而乐观的性格，赢得了同事和病人们的一致喜爱。那张由两片厚厚的嘴唇守卫着的嘴巴里，永远少不了几句俏皮话或是冷嘲热讽的话，不过从来也不会伤人，因为他十分善于表达感情和对事物的理解。

然而，那天晚上，他的脸异乎寻常地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在走过那条长长的通往所长办公室的走廊时，他那素来沉重和拖沓的步子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疲惫无力。迎面过来的一位女护士，只从他那儿得到了一句“你好”就再无下文了。这使她感到十分奇怪，因为她已经习惯从这个体格魁伟的大夫嘴里听到殷勤热情的问候。

阿兰斯在一扇油漆大门的外面停住了步，门上挂的金属牌子上写着：院长办公室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然后下了决心，用指关节在上面轻轻地敲了几下。

里面传出来一声“请进”，他便拉开门，慢慢地走了进去。

“我要走了，不过在回家之前，我想同你谈一小会儿，巴戈。”他以这几句话代替了向两位主人的问候。这是一间虽然雅致却很简朴的西班牙式的办公室。

在栗色的办公桌后面，医院的领导兼经纪人之一弗朗西斯科·梅纳·阿莱桑德雷，用一种满怀期望和喜悦的神情望着他。

“很好，贝尔纳多，关于什么方面的？”院长问道。

阿兰斯走到桌前的椅子旁边。友好地拍了拍另一张桌子的主人。问道：“海梅，你好吗？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听凭自己沉重的躯体倒在皮椅子里。

被问候的是一个瘦削而秃顶的人，他的目光象是很勉强从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透过来一般。他微微地抬了抬右手，算是回答来访者的问候。

“我很高兴，你们两位都在这儿，”阿兰斯说。“作为这幢房子的产业主，这件事对你们俩的影响是一模一样的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办公桌的桌面上雕刻着一个年代无法考证的勇士像，他用一根手指摸着那勇士的战盔。

“我说正题吧。”他抬起头来，然后慢慢地问道：“你们从明天起就辞退普列达的打算是最后的决定吗？”

在回答这个高大健壮的大夫之前，梅纳同他的股分伙伴

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。

“我猜得出你是为这事来的。是的，贝尔纳多，我们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。”

阿兰斯又把他的目光转向桌上的雕像。

“我只希望知道这一点，”他黯然地说。“这是多么不幸……”

“你总是为普列达辩解，”海梅头一次开口。他的声音尖细而没有份量，如同他的股份一样。“不过你心里明白，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“事实上，并没有最后调查清楚。”他摇了摇头显出满腹的疑问。

“这是相对而言的，”梅纳坚定地说，“如果你是要说明，我们并没有当场发现这个违法事件的话，那么，你当然是有理的。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是有错的，尤其是，尽管他一直否认他的过错，他的态度却从来都是十分恶劣的。虽然他矢口否认，但却毫不隐晦地给人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他在嘲笑我们所有的人。”

“他自己也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不在现场的证明。说实在的，”奥利瓦又插话说，“他甚至没有想这样做。”

阿兰斯注视着桌子上的勇士，似乎这副雕像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。“可能你们是有理的。我不再去争论这个已经耗费了我们很多时间的问题了。正如刚才所说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们的最后决定。我十分珍视这所医院，对你们两个人更为尊重，这使得我对一切与你们有关的事情都很关心，尽管这样做有时使我自己显得不近情理。”

“我请求你，千万别这样说，”梅纳大夫的声音有些激动，“你的意见对我们极其宝贵，在对任何一件与医院的前途有关的事作出决定以前，我们从来都愿意听一听你的意见。所以，当我们决定为没有经济偿付能力的病人开设一间免费病房时，我们取得了你的支持，在购买新的外科器械时也是如此……还有很多时候，你不要隐瞒，当我和海梅发生争执时，你有很多次充当了友好的调解人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一切，并为此而感激你们。所以我也想在这件事上跟你们唱一唱反调，”阿兰斯温和地笑了。我在一件无法辩解的事情里充当了辩护律师。”

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把胳膊重重地拍在椅背上。

“好的。我相信你们的决定是最公平合理的。在所有的场合，我们都给了普列达进行自我辩解的一切可能，你们说得对，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想利用这些机会。我们不再谈了吧，”他笑着把自己大手掌伸向医院的院长，“天已经晚了，明天见。”

他的两位同行站了起来。梅纳握了握他的手，但是奥利瓦没有这样做，而是拦住了他。这位圣·塞布里安的副院长和经纪人之一，好象显得更加无关紧要。他的衣服剪裁得很不合身，系着一条皱巴巴的领带。

“我也走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同你一起走。明天见，巴戈。”他向院长伸出了手，“按我的劝告去做吧，别担心。”

“明天见，我尽力去做好了。”梅纳带着一副顺从的神态。

当门在他们两个身后沉重地关上以后，梅纳的面孔突然

变得阴暗了。

他重新又坐到宽背靠椅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把头向后仰着，怔怔地看着天花板。整整四十年里，圣·塞布里安的同事和合作者们一直钦佩他的人格。他那出众的体魄，高大的身材，他那黝黑的向两边分去的头发，一张坚毅而充满活力的脸庞，使得整个医院的护士全都为之倾倒。因此，可以断定，要是医院里的人见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竟会现出这副沮丧的样子，如同病倒在宽大的椅臂里一般，一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的。

他就这样沉思了好一会。

一声轻微的敲门声，使他猛然醒悟过来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开门之前擦了擦脸，免得给人一种从梦中惊醒过来的感觉。

“请进。”他的声音又变得和以往一样坚强有力了。

两个护士走了进来。

“对不起，堂·弗朗西斯科，”米拉格罗斯，“路易丝小姐对我们说您想见见我们。”

“噢……是的，是的。”梅纳的手挥过前额，好象想起什么被遗忘的事一般，“明天你们几点上班？”

“九点。”两位姑娘一起回答。

“好的。你们来了以后到普列达大夫那儿去听从他的吩咐。你们帮他把所有的档案清理好，然后送给我本人。”他又冷冷地补充道，“普列达大夫明天就要离开医院了。就是这件事，晚安。”

当他又是独自一人时，梅纳想起米拉格罗斯的双眼是红

的，好象哭过了似的。但这只是一闪念而已，很快就为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所取代了。

他看了看表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已经是九点一刻了。他轻轻站起来，从桌上拿起公文包，关了灯，匆匆走了出去。

(三)

桑坦德这年的夏天十分干燥。已经是九月二十六日了，傍晚时分才下了一场真正可以称得上雨的东西，这是三个月来头一次。在这以前也下过几回小暴雨和雷阵雨，不过总的说来，对成千上万个慕名前来游览这座美丽的坎塔布里加城市的游客来说，这一年的气候确实是够慷慨的。

空气里混杂着潮湿的泥土味，圣·塞布里安医院周围的树木在楼外路灯的辉映下闪烁着。

何塞弗娜·路易丝靠在医院的塑料围墙上的一个金属支架上，凝视着大楼，在思索着什么。

这所白色的大房子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在她看来那是一座墓地，那儿埋葬着她最美妙的幻想。在另一个时代，一切就完全两样了，圣·塞布里安会使她想起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宫殿所具有的辉煌精美。那是在弗朗西斯科同她……，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后来一切都完了，就象一座孩子们在萨尔第内罗沙滩上建的城堡一样整个儿坍塌下来。何塞弗娜的嘴唇变得生硬了，接着，慢慢又松开来，化成了一丝奇怪的笑容，但这笑容却比刚才的表情更加生硬。

是的，尽管这样，处在绝望的境地，突然，现在形势象是又改变了。并不象她曾经期望的那样，可是总比什么也没

有强。

“谁想到还会……谁想到呢？”她转动着那无色的眼珠，自己在心里说道。

黑暗中，一阵响动吓了她一跳。有人在汽车房里走动，从圣·塞布里安的大楼走到汽车房那儿，必须穿过这个圆型的花园，两旁各有一盏灯发出乳白色的光芒。可是在这以前并没有走过任何人。

她缓缓地走过去，那里有一个穿着蓝色的尼龙外衣的男人，正在发动着一辆摩托车。何塞弗娜毫不惧怕，虽然她的心跳动得很厉害。她用急促的语气向那人问道：

“喂，您在那儿干什么呀？”

那人倏地站了起来，向四周环视一圈。地上的泥土在他的脚下响亮地裂开缝隙。在阴影里，他看见了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认出是阿芭芭莎，而她也认出对方是玛里亚诺·埃斯克瓦斯医院里的助理药剂师。

“是您啊！”何塞弗娜轻轻地叫了一声，“可吓了我一大跳。”

“我吓得更厉害。”他这才说出话来。

“您是从哪儿走过来的？我没有看到您呀？”

埃斯克瓦斯给人一种感觉，好象他总是答非所问。他犹豫了一下：“我是从急救室的门出来的，然后绕了一个圈走到这儿。”忽然，他以攻为守了，“我也没有看见您呀，您在等什么吗？”

这回轮到她犹豫了：“噢！……嗯，我在等谁能把我带到桑坦德去。阿兰斯大夫说过带我去，可是我耽搁了，他已经